# 上卷 山河祭

## 犊生少年，豪言轻狂

“什么天命所归，帝星照命，都是开疆拓土，意在天下，那帝位皇座，凭什么那人坐得，我主便坐不得！自古天下之争必少不得热血白骨，纵是杀戮牺牲，也只待还天下一片清明盛世，只有六国归一天下一统，这江山黎民才终能避战祸、得太平！我不管那人如何，我只道，我主有称帝之心，亦有称雄之能，旁人道天命难违，我却信人定胜天！我誓今生辅佐我主，平四海，定江山，成就万古霸业！”

## 绝代风华，惊鸿一瞥

那人身形修长挺拔，肤色较一般人要苍白一些，使得原本并不瘦弱的身材都显得有些消瘦，五官端正却没有什么特别出彩之处，只一双狭长凤目格外幽黑深邃，顾盼间竟是凌厉得叫人心底发怵。这人虽然样貌并非惊艳，然而周身皆透着一股令人难以言明的妖冶惑人之质，配上那一双漆黑凤眸中毫无掩藏的桀骜睥睨之态，使得他整个人宛如暗河边的罂粟，浑身上下都似浸染着危险却迷惑人心的气息。

## 身陷暗局，心生痴惘

叶青心中嗤笑，这两年自己的心境越来越比不得从前，没想到就连这天生的酒量竟也变差了，难不成还真是心绪作祟？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愈发觉得脑里发蒙，头重脚轻。当下只欲得一处香软床榻，便可一头栽进去，倒头睡到天明。

一路左摇右摆踉踉跄跄，好容易摸进自己卧房，连灯都懒得掌，随手便掀去了外袍。

这酒后劲果真甚大，这会叶青不光胃里烧得难受，就连身上也似燃起一蓬火来，而且那火势显有愈烧愈烈之象。

晕眩之余，叶青也隐隐觉得有些生疑，此刻周身的不适似乎仅用醉酒来解释已嫌牵强，心里隐隐有些不安，预感今夜没那么轻易得过，但由于实在头晕得厉害，叶青只感思维不畅，实在不欲多想，一颗心只寄于枕榻之上。

好容易摸到床沿，叶青只觉得心神一松，下一刻便要往床上倒去，然而黑暗之中，他突然就触到一处柔软温暖的所在，这一惊非同小可，竟是将他的醉意生生吓退了几分。

紧接着耳边传来一声女子婉转朦胧的嘤咛，叶青下意识的皱眉，头脑尚因醉酒而迟钝，身体却已经快速的退到桌旁，堪称利落的燃起了灯盏。

不甚明亮的烛光下，一幅玉体横陈的美人图便展现在叶青眼前，只见那裸露在外的肌肤如同上好的羊脂暖玉，一抹酥胸在半敞半掩的羽裳之下若隐若现，那姣好玲珑的身段在昏暗的灯影下，就如同一壶上等的美酒，酒香醇郁，弥散在空气中惹人沉醉。

叶青本就头昏脑热，浑身燥热难耐，当下更是气息急促、汗流淋漓，手脚都有些轻颤。

太和宫宫主毕竟不同于常人，若是普通男人，这个时候怕是早就神志迷乱，再克制不住体内欲望，当即便要扑上床去了。

叶青不动声色的用手撑住一旁的椅背，衣袖下的手背因为用力而青筋凸显、指节泛白，他强压着身体的躁动，勉力维持着神志的清醒。其实，只稍微一番思索，叶青就已经明白了所有关窍，他心中冷笑，只叹那幕后之人如此煞费苦心，其实当真全无必要，而自己被算计其中，是否能算得上是一场无妄之灾。

这时候，床上的美艳女子轻盈的撑起身子，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侧轻衫随着动作滑落，又是一片香肩尽显，当真是如梦如画，美不胜收。只见她下得床来，盈盈拜下，燕语莺咛般开口道：“奴婢紫柠，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伺候大人，大人晚归，奴婢一时困倦失了礼数，还望大人恕罪。”

那声音娇柔轻婉，配上那盈盈楚楚、袅袅娜娜的身姿，任是铁石心肠也断断不忍怪罪。叶青不欲与之多做废话，什么一时困倦，从皇后身边出来的人，哪里能连这等礼数也不知，分明有意卧于他的床榻之上，只等着他神志不清投身床褥后，稀里糊涂的行那云雨之事。

紫柠等了半晌也不见叶青有所反应，本是十拿九稳，此时心下也微微有些忐忑，小心点抬眼看向身前的男人，却正正撞上一道冰冷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热度，没有情绪，甚至没有审视，就只是那么淡漠的看着她，似乎就是在等着她抬起头来。

紫柠顿时一僵，只觉得背后徒然一阵寒意，脑中甚至出现一瞬的空白。她曾经过长期的特殊训练，心智和应变都超于常人，然而刚刚的一眼，只一瞬便叫她感受到心惊的恐惧，这个男人，远远超出了她的预计，她看不透他的想法，更无法预料他的下一步行动，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慌乱。

勉强镇定下来，快速的在心中盘算措辞，刚要开口，便听到叶青冷淡的声音道：“皇后娘娘派你来是在前院伺候，跑到我的卧房里来也是奉命行事？”虽然气息有些不稳，但他的声音仍然毫无波澜，听不出半点情绪，“不必急着辩解，你的来意，你究竟是谁的人，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我不欲多费口舌，只一条，今夜之后，我不会留你在府中，你是聪明人，该知道怎么做。”

紫柠顿时慌了神，“大人，若是奴婢不能留下，那……啊……”

无意再听紫柠多话，不待她说完，叶青便已经一把揽过不盈一握的纤细腰肢，将她整个人压在床上。

灼热的身体紧紧贴在身上，冰缎一样的长发垂落下来，铺撒在肩头胸口，紫柠怔怔的看着身上的男人，端方的面容竟显得出奇的魅惑，她一瞬间像是被迷惑了心神，连呼吸都不由自主的屏住了。

只见叶青微微勾起唇角，露出一个邪肆的笑容，开口的声音却冷得刺骨：“既然她如此煞费心思，我就怎么好辜负了这一番苦心？不想她竟是知道我从不与自己为难的性子，既是送上门来的解药，自然没有不用的道理。”说着便似乎细细打量了一番身下美人玲珑有致的身体，微微伸出湿润舌尖舔了一下有些干涩的嘴唇，“如此美人，倒是没委屈了我。”

紫柠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笑起来竟然能这般好看，那本是张并不出挑的脸，但只要是这个人做出的任何表情，甚至仅仅只是说话时牵动的面部变化，便会显出一种难以形容的风流魅惑，让人迷了眼，乱了心。

没有任何前戏，叶青已经快速娴熟的脱去了紫柠本就不多的衣衫，而他自己也是衣襟半敞，露出一片肌肉紧实有力、线条流畅优美的胸膛，那修长精瘦的身体充满男性魄力，却光洁细腻得白瓷也似，蓬勃却并不喷张的肌理随着呼吸微微起伏。这般画面，已是教紫柠彻底失了心神，完全不知那处火热的坚挺之物何时已经抵在自己身下。

“我只问你，”叶青毫不知怜香惜玉的用两指捏住紫柠下颚，将她的脸正对自己，“你可还是处子之身？”

饶是紫柠这般心智坚硬的人也不免在这一问之下红了一张俊脸，不敢与他对视，只轻轻点了点头，哪知刚点下头去，叶青便已毫不犹豫地挺进了她的身体。

突如其来的裂痛让紫柠忍不住惊叫出声，叶青微微蹙眉，却是也没说什么，只是身下动作无半点迟缓，全然的一味发泄，身体的欲望和心中的怒意一并迸发出来，瞬间便成燎原之势。

……

叶青睁开眼时仍觉得头脑昏胀，太阳穴突突的疼，稍微一动便触到一具温软的馨香的身体，神志瞬间回炉，微微蹙眉，只觉得心下厌烦无比，虽然身上仍不痛快，却也不愿再在这床上呆下去，当即便掀了被子跨下床来。

也不笈鞋，光着脚走到橱柜前取了干爽衣服，径自穿戴起来，这时便听到身后的动静，知道是紫柠醒了，也不曾回头。

紫柠随手拾起地上的一件衣裳披在身上，走到叶青身侧，“奴婢伺候大人更衣吧。”

“不必。”避过紫柠伸过来的手，叶青不冷不热地吐出两个字，便不再多话。

就在此时，屋外传来了宫中内侍略显尖利的唱诵之声：“万岁驾到——”

叶青动作一顿，身体有一瞬的僵硬，但随即又放松下来，只是眼中神色晦暗不明。

叶青来到大堂的时候，就见到谢远正站在堂中，背对着自己，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单是看着背影便已经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周身散发出来的森冷气息。

叶青脚步微顿，终于还是走上前去，标准臣礼一拜到底，“微臣参见陛下。”

谢远身形微动，却到底没有转过身来，叶青始终低着头，所以不曾见到他身侧紧紧攥着的拳头，用力到手都轻颤。

“叶卿昨夜睡得可好？”低沉的声音仿佛浸在冰水中，寒意直沁到人心底，甚至隐带杀意。

叶青眉头微蹙，他此时实在头疼得紧，开口声音也异常干涩：“臣昨夜饮酒失度，尚宿醉不适。”

“宿醉不适？”谢远冷哼一声，旋即转身，冷冷的看着身前毕恭毕敬的男人，眼神冰冷得似能掉出冰渣，“我看爱卿昨晚该是好不风流快活才是。”

叶青的眉头不由又蹙紧了几分，怔愣了片刻，最终干巴巴地扯了扯唇角，道：“美酒佳人皆是皇恩，臣不敢有辞。”

“啪”一声脆响，叶青猝不及防，身体一个踉跄，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没有摔在地上。下一秒面感觉到左颊上火烧火燎的疼痛，耳边嗡嗡作响，脑中竟有一瞬的空白，待回过神来，才品出口中腥甜，皱眉咽下，却还是有一丝沁出嘴角。

谢远回过神来的时候，只见到叶青踉跄的身形，那嘴角的一丝猩红刺痛了他的眼，这时候才感觉到右手掌心火辣辣的疼，那一巴掌，竟是使足了力气，半分也没有留情，若非叶青常年习武，放在普通人，挨上那么一巴掌，恐怕一时半会都爬不起来。

那一瞬，谢远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下意识的伸手想要扶叶青一把，然而身前的男人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竟避开了他伸出去的手，当即拜下身去，声音平静的道：“臣知罪。”

刚被掩下的怒火几乎是顷刻间暴涨起来，那只停在半空的手狠狠的一甩衣袖，背到身后，紧紧的攥住了拳头，声音出口已是冷得令人心惊：“知罪？好！你倒是给朕说说，你到底罪在何处？”

## 冷面寒心，魂归血夜

机器一样的黑甲卫朝两边让开，动作整齐划一，就如同精密操控下的机器，寒风中只能听到铁甲摩挲碰撞的声音。

在院中众人惊惧的目光中，黑甲军让出的通道上走出一个修长的人影，他身穿黑色长衫，玉带束出紧窄的腰身，整个人显得挺拔而冷硬。

那人行动利落地大步走到廊下，这时候月光照射到他的脸上，众人才得以看清这人面容。那是一张端方清冷的脸，容貌并不十分出挑，却意外地让人感到心悸的出众，仿佛哪怕这人站在人群之中，也必定会被人第一个看到，尤是那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睛，似能直透人心。

他冷冷的扫视了一遍众人，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看向任何一个人，但院中的每一个被那目光扫到人都只感到一阵心悸，觉得刚才被那目光直直地逼视过，浑身都僵直的一动也不敢动。再看那人面上毫无表情，却远比身侧那些冷硬的铁甲更加冰冷，仿佛在他眼中，满院惶惶而立的没有一个活物，至少，不久之后就不再将是活物。

只见那人利落的一抬右手，立于他右后方的一个随从便迅速恭敬的递上一个黑底金纹的锦缎卷轴，他接过卷轴，却看也不看一眼，只将它托举于肩侧，开口声音清越却冷冽：“晔华士卿大夫叶青，持帝君御诏，此来执行圣命。”

毫无起伏的语调却透出让人无法忽视的压迫之感，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院中的每一个角落。

诏书握于掌心，仍旧没有展开，似乎完全不需要阅看，便已经详知其上内容。只见叶青身形挺拔，夜幕中犹如一尊冷酷的冰塑，猛烈的寒风扬卷起他的衣袖，而他纹丝不动，只听他仍用毫无起伏的念道：

“晔华帝君圣诏，雍廷质子，公子苏誉，为质晔华，主君宽仁，以友邦之礼厚待，然公子誉不思恩义，勾结本朝乱臣，意图祸乱晔华内政，……，帝君震怒，特以此诏钦谕，赐质子府全府天诛之罚，是夜执刑，钦此。”

话音卷着寒风戛然而止，瞬间空气凝滞般寂静，半晌之后，院中不知是谁突然爆发出一阵豪哭，紧接着满院众人如同得了号令一般，尽皆放声大哭，一时间，谩骂之声、怒吼之声、痛哭之声鼓荡耳膜。

叶青却是充耳不闻，一手将诏书递还给身后随从，冷眼看着一院惊惧惶恐的众人，只在原地停留了一刻，随即身形一动，大步迈向院中。黑甲卫立即随之而动，无数把雪亮的钢刀破鞘而出，一瞬间刀光照亮了夜色。

## 释权闲赋，酒醉诉愁

叶青已经有些醉意，略显苍白的脸上浮起淡淡的红晕，一双点漆深眸也泛起点点波光，他似漫不经心的转动着手中的杯盏，莹润的白玉小杯在修长的指间划出斑驳的光晕。

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像是突然就忆起了久远的光影，“夏儿，我像你这般年纪的时候，就想，我会穷尽自己毕生所能，辅佐一代圣君，成就这大陆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盛世。圣殿为我选择了君主，他便是我唯一的选择和毕生的信仰，我从未怀疑过他将实现我为之穷尽一生的抱负，为此，我不顾命盘星启，不惜逆天而行，即使过程曲折，我也坚信终能得偿所愿。可是，为什么呢，现实和设想的不一样了，我觉得它们面目全非。不知道何时开始的，我越来越多的想，我是不是错了，所有我所做的，最终又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算不出来，一点也算不出来了，我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所能看到的所能想到的，我的进言，都不再被信任，不再被采纳……夏儿，如果，如果我真的错了，如果这一切真的都错了，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呐……可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无法再回头了……回头就意味着否定我唯一的信仰，我如何能背叛自己的君王，如何能背弃毕生的信仰......可是，夏儿，我，我这心呐……”

# 下卷 江山续

## 醉忆往昔，悲显豪情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苏誉笑道，少年人的声音里自有一番豪迈之意，“若是不趁着年轻大干一场，岂不真正辜负了大好韶华，不是总道，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年少轻狂……”叶晨有些怔怔地重复了一遍，不知是否因为酒气上头的缘故，一双黑眸显得有些渺远茫然，“呵呵，年少轻狂，呵呵呵……”不知怎的，他突然自顾自的低笑起来，随后便边笑边轻轻摇头。

叶晨越笑越是大声，大有克制不住的势头，仿佛真是想起了什么很有趣的事，只是苏遇看着，那笑似嘲似讽，似悲似切，却独独不能从中辨出喜悦来，苏遇到眉头便不由自主的皱起来。

“少年人是难免要轻狂些呵，”就听叶晨缓缓的笑道，“那人便是曾经少年时太过轻狂，仗着自己身上有那么两三分才学、三四两智计，便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到竟是要去与天比高，却哪里知道，他自己的命也不过是那能称得出斤两的玩意，纵是抽筋削骨，拿血肉作祭，到头来也不过是他人的踏脚石……”似乎是说到了兴头上，叶晨也不用杯盏，直接拿起酒壶来便往口中灌了一大口，苏誉想拦却是被他一把挥开。

叶晨略低着头，嘴角却带着分明的笑意，胸口有些急促的起伏，也不知是笑的还是被酒呛的，就听他似乎讲着笑话似的做着最后的点评：“所以说啊，他最后落得那般下场，归根究底不过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最后那八个字他说得很慢，字字清晰，仿佛每一个字都渗出血泪，直教苏誉听来心惊。

苏誉只觉得心口像是堵着什么似的，酸胀难耐，刚要开口说点什么，便见那醉了的男人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又是一大口酒灌入腹中，那双因为烈酒刺激而而泛出潋滟水光的深眸，似乎闪动着他从未见过的光芒。

虽然没见过，但不知为何就是让苏誉想到了很多年前自己第一次见到的晔华士卿大夫叶青，那种风流不羁、才华尽露的风采，苏誉再没从第二个人身上见到过，他虽然恨毒了叶青，但却从来也不能否认那个人的绝代风华、智计无双。虽然叶晨也是才华横溢、八面玲珑，然而比起那人来，却终究是缺了点什么，似乎是某种神采，也可能是某种气韵，苏誉说不上来，心中想不明白，便也只能归咎于那叶青习武而叶晨只通文墨上。

其实不管怎样都好，那叶青便是再怎么出类拔萃，也是敌国的属臣，更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哪里能比得上叶晨的半分好处，只有叶晨，只有眼前的这个男人，才是他心之所系，是他誓要一生善待的人。这样想着，苏誉投向叶晨的目光不由自主便变得温柔深邃。

那一头叶晨却是毫无所觉，一副醉醺醺的落拓样子，却也不知为何竟是透出那么一股说不上来的风流味道，就连伺候在一旁的宫女都不由红着脸低下头去，心下通通直跳。

## 战前夜别，笃心交付

又在叶晨的额头印下一计轻吻，苏誉便要起身离开，却突然被一双手勾住了后颈，苏誉吃惊的转回头来，一脸询问的看着叶晨，只见他薄唇轻启，缓慢却清晰的开口说道：“臣愿意完全交付于陛下。”

苏誉愣怔了半晌，终于明白过来叶晨话中的意思，他不可思议的看着身下的男人，眼中浓浓的震惊在看到男人仿佛是在耐心的等待回应后，变成了始料未及的狂喜。

他一把扣住男人的肩膀，甚至有些凶狠。

“叶卿，”他故意以臣唤他，“你可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下一刻，苏誉等来的不是叶晨的回答，而是印上唇角的柔软温热，他几乎在那一瞬便失去了全部的理智和矜持，一手扣住叶晨的后脑，一手紧紧的环上男人紧实的腰身，狂热得几近凶狠的回应那个原本温和的轻吻。

“陛下是臣的君主，陛下想要的，只要臣有，臣都会给，更何况这具身子……”

未说完的话被苏誉打断，他一瞬停下了所有动作，声音顷刻间变得冰冷，仿佛前一刻的热情似火全是幻境，“所以，你愿意给我，只因为我是君，你是臣？”

等待了半晌，叶晨始终只是静静的看着苏誉的眼睛，一瞬也没有偏移视线，但却也没有回答。

苏誉闭了闭眼睛，终于几不可闻的叹了口气，缓缓说道：“我说过的，虽然我很想，而且只想要你，但我不会勉强你，你若是不愿意……”

“能给陛下想要的，臣，万分欢喜。”不待苏誉说完，叶晨突然抢白，见到苏誉愣愣的盯着自己，然后一双眼睛越睁越大，叶晨的两颊不由的泛起淡淡的红云。

从背后紧紧拥着叶晨汗湿的身体，感觉到怀里刚刚释放过的人身体不受控制的轻微抽搐，苏誉巅峰的快感中简直要迷失自我，他下意识的将手探到怀中人的身下，温柔地包住那软下来的玉茎，手中之物温热湿软，攥在手心里简直令他爱不释手。

## 苍凉漠北，旧人狭路

“你就只因为他是命盘所指的帝君降世，就不惜背弃自己的誓言背叛我，为了助他坐拥江山而对我拔刀相向！？”谢远怒吼道，暴怒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心脏，让他几乎目眦欲裂，那灼热的目光似乎要将叶晨的灵魂都刺破。

“谢远，你为何至今都不明白。”叶晨垂下眼帘，轻叹了一口气，“并不是我背弃了自己的誓言，而是你让我的誓言无从立足，我也并没有背叛你，只是我的信仰不再牵系于你。当初我为了助你称帝、夺取天下，又何曾顾及过什么命盘天数，只因我相信你是那个足以肩负起天下的千古帝王。”抬头直视谢远逼视的目光，叶晨一字一句认真的说道：“我承认，这整个过程中亦有我自己的私心，是我希望你能够助我成就毕生的抱负，那也是太和宫于我的使命。只是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一切不过是我的执迷不悟、一错再错，我唯一庆幸的就是，当初我犹疑之际，为了留下一分余地而保下了苏誉的一条性命，终于也为这天下留下了转圜的余地，否则，我便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万劫而不复！”

“你是说，当初辅佐于我，就是罪愧天地，万劫不复！？”谢远已然怒不可遏，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几乎再难压抑胸中灼灼燃烧的烈焰。

“天命终不可违，是我给了你虚假的帝王幻梦，这是我对不起你，亦是我此生的业障，文字狱中被株连的数千冤魂、起义军中被蒙蔽获诛的数万百姓、席坎城中无辜受戮的数十万城民，这些也尽皆都是我犯下的罪孽，所以，我一身二十余年的武功修为才会毁于一旦，太和宫才会覆灭，而宫中上下老小无一幸免，这都是我的报应，咎由自取，我怨不得他人。”

“哼，”谢远冷哼一声，目光怨毒的开口道：“说来说去，你不过是在怨愤我当年没有采纳你的进言，怨恨我废了你一身的武功修为，怨恨我下令剿灭太和宫、诛杀宫众，什么天命不可违，统统都是借口！”

“不错，我是在怨恨。”叶晨不避不闪的回视谢远的目光，毫不回避的说道：“你毁了我曾经奉若性命的信仰，杀害了我所有的族人亲友，你没有杀我，却几乎摧毁了我所有活下去的支撑，等同剜去我的灵魂，难道我不该怨恨吗！”

“青……”谢远只觉得心口像是被重锤狠狠撞击了一下，有那么一瞬甚至喘不上气来，当他看到那双从来都波澜不兴的黑眸里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恨意和仿佛带了血杀意时，他体会到了此生前所未有的心慌。他是真的恨他，是真的想要杀了他，他已经不再属于他了，早就不属于，也将不再属于了，他永远失去他了。

怎么可能不后悔自己曾经犯下的错，那是他亲手将他从自己的生命中撕裂出去，所以才会在之后不顾颠覆朝堂、倾覆政权的危险，狠辣斩杀了后宫前朝所有曾经诟陷谋害过叶青的人，他平复不了失去叶青的痛苦，平复不了叶青的死给他带来的绝望，他要用那些人的鲜血去祭奠自己此生唯一的爱人。但他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因为一旦承认了，就意味了承认了是他亲手害死了叶青，那是他承受不了的事实，他用别人的鲜血冲刷自己的罪孽，蒙蔽自己的双眼，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他要这江山，那是他毕生的愿望，这愿望是叶青亲手给他的，是他们仅剩的唯一牵绊，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一定要实现它，那是他对他的承诺，他要用这万里江山来祭奠他的英灵！

可谢远没有想到，叶青竟然没有死，而这个原本是他连做梦都不敢祈求的事，竟会成为他真正的噩梦。他不再是他的叶青了，他彻底背弃了他，他成了敌国的丞相，成了他人的辅臣，他为另一个人做所有曾经只是为他一人所做的事，他为了那个人竟然与他为敌！

谢远从来都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就像他清楚叶青应该恨他，但当他听到叶青亲口承认对他怨恨时，他还是如噬雷击，他不能接受他真的恨他，不能接受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的事实。

一道清越的声音将谢远从狂乱的思绪中唤回了现实，只见叶晨依旧表情平静，哪怕是方才亲口承认怨恨时也未曾显出分毫情绪的波动，就听他平静的开口：“谢远，你以前就不懂，不管我如何向你进言，你也半分都听不进去，这江山是百姓的江山，天下是黎民的天下，太过深重的杀戮和镇压换不来真正的山河霸权，孽业过重只会离心离德、丧失民心，这个道理你不懂，终究成就不了千秋霸业，成不了千古帝王。”

“我知道是我犯了错，是我当初不该轻信馋臣的妖言，不该见疑于你、疏远于你，不该不听你的劝谏，更不该做下那些无以挽回的事。”眼见着叶晨心止如水，谢远终是彻底慌了心神，他不顾一切的辩解，只为挽回那人的心，“青，你回来吧，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我发誓，以后一定会听取你的进言，我会用余生来补偿对你的亏欠。你回来吧，我们还像从前那样，我们一直都是最合拍的一对君臣，我会实现你的理想，我会得到这江山天下。”

叶青只是摇摇头，毫不动容，“你还是不明白，这天下大势，并非左右于我叶晨之手，天定帝君乃是雍廷苏誉，此为天理命数，凡人无法左右，我曾经便是太过轻狂，竟是妄图逆天改命，才会将这天下苍生无辜卷进这灾荒战乱的泥潭，是我愧对苍生，便是用性命也无以偿还。如今所作所为，并非为了报复你对我做的事，不过是为了弥补将曾经犯下的罪孽，将被我扭转的星盘重新归位，还这天下一片清明。如此，我便是万死亦无憾了。”叶晨看着谢远，最后叹了口道：“你我之间，孰对孰错，孰是孰非，是亏欠也好，恩怨也罢，我早就已经看开了，也放下了，陛下，你也该……”

“都是废话！”谢远粗暴的打断了叶晨的话，极其暴躁的说道：“你我那些过往、那些恩怨，哪里是这么容易就能一笔勾销的！我不想信你真的能够忘记，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够彻底对我忘情，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叶晨转过头，似乎不愿再做无谓的争辩，他已经很疲倦了，不管是否还记得，也不管是否还爱着，他早已经厌倦了所有这些是非纷扰，如果不是为了赎罪，他其实早就已经没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而如今……叶晨闭了闭眼睛，一个修长挺拔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脑海里，还有那一抹无比熟悉的温柔宠溺的笑容，他不自觉地弯了弯嘴角，紧紧皱着的眉头也平缓了些。

眼见着叶晨没有任何反应，谢远只觉更是暴躁，在看到他突然流露出的那一丝笑意，突然便觉得连心肝脾肺都被揪扯，脑海中蓦然便出现一个想法，同时也鬼使神差的开了口：“原来如此，说到底，你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天下黎民，你所说的那些都不过是你的借口托辞，你真正的理由其实是那个人对不对！你是为了他才又重新披挂上阵，即使身无武功，也甘愿冒着风险为他亲自领兵。什么天理命数全是废话，你夺这天下，不过是为了让他稳坐江山，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你竟能为她做到这一步！”

叶晨毫不退避的回道：“我所做的一切，是为天下黎民，也是为了他。”

谢远一怔，就听叶晨继续说道：“他是我的君主，是我的信仰所系，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护他周全、为他争其所想，他要这天下，我便拼尽所有的为他夺取，为了能让他稳坐江山，我亦可不惜性命。”一字一句都说得异常清晰坚定，听在谢远耳中，却无异于雷电轰鸣。

## 千里疾行，故里魂牵

天气渐冷，加上路途颠簸，叶晨的病情似乎越发的沉重，已经昏昏沉沉的睡了好几天，有时候睁开眼睛，也并非真正清醒过来。就这么半昏半睡中过了几日，夏儿瞧着却是越发心焦。

这日夏儿刚喂着叶晨喝了药，正要端了碗出去，便听到叶晨迷迷糊糊的声音，听得不甚清楚，这几日他时常这样说些糊话，但夏儿还是凑过去，认真的听。

“……夏尔……”叶晨微微睁开眼睛，漆黑的眼眸却没有焦距，“……现在是哪里……到……颢京了么……”

夏儿一听，心中便是一紧，这样昏昏沉沉的连意识都不清楚，却还一心惦记着回颢京，只是，结果注定又要叫他失望了。

“没呢，公子，咱们昨晚刚过柳门关，这会正在祁州境内呢。”夏儿给叶晨掖了掖被角，又劝道：“公子你别着急，咱们已经在日夜兼程，一定能很快回到颢京的。”

“……祁州，祁州……”叶晨皱起了眉头，对不上焦距的眼睛里迷惑而苦恼的神色，似乎在琢磨什么，却如何也想不清楚，“……祁州……是哪……”

夏儿垂下眼帘，心中不知是个什么滋味，雍廷全境六十三省、七十八郡，公子莫不烂熟于心，甚至每一寸河流山川都在他的胸腹之中，他对雍廷的用心，是甚至连所有那些成日把江山社稷挂在嘴边的腐儒们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的。然而此时，他竟然连西北最重要的门户之省祁州都想不起来了，病至如此，却只心心念念的想着回颢京……

夏儿使劲闭了闭眼睛，咽下口中苦涩，尽量克制着声音，出口时却仍是带了哽咽：“祁州是入京之前最后一个大省了，按照咱们现下的速度，大概最快还有半月变成到颢京了。”

“……半月……”叶晨反应了好一会，终于又皱了皱眉，苍白的脸上露出明显的焦虑之色，“……太长了……太长……我等不了那么……”

“公子！”夏儿低低的叫了一声，眼泪已经遏制不住的滑落下来，她紧紧攥着放在膝上的双手，压抑着剧烈起伏的胸口，“您既是等不了了，那为何至今不允任何人往京中传信，为何至今都不让陛下知道您病重的消息！咱们先行的车队已经在尽可能快地赶路，如此你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我们哪里还敢提速？”颤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夏儿觉得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压抑，自己也已经快到极限了。

“公子，”她隔着被子一把握住叶青靠榻边的手臂，“既然咱们的车队已经不能更快了，那为何不让出京来寻咱们呢，两边同时赶路的话，时间不是至少能缩短一倍吗？”

夏儿分明地感觉到被子下的身体震动了一下，那双仍有无法对焦的眼睛一瞬间似乎闪动出光芒，然而还没等夏儿心下欢喜，那双眼睛已经又黯淡了下去，只见叶晨似喃喃自语般念叨着：“……不成，不成的……如今朝局不稳，陛下若是……贸然出京……恐怕襄王会有动作……”

“您都这样了啊！”夏儿几乎要不管不顾的喊出来，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能做到这一步！明明已经神志迷糊得连祁州都记不得了，可为何偏偏就是还记得什么朝局，什么襄王！明明自己已经病得连人都不认识了，可为何偏偏就是还要为那个人殚精竭虑！那分明是下意识的举动，前一刻明明还充满了期待的，下一刻竟就那样生生扼断了自己本心的渴望，是怎样的执念，才能让一个几乎神志溃散的人做出有违本性的事！

“您都这样了啊……”夏儿的泪水早已经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看不清他的表情，所以终于可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您不是已经做了最妥善的安排了么，您不是已经所有能考虑到的细节都作了布置了么？你已经为他做了那么多，如今只是希望能在最后见上他一面，难道，连这点愿望他都不能为你达成么！”

也不知是触动了哪处心弦，叶晨一直没有焦距的眼睛竟然显出一丝清明来，他直直的看着车顶，视线却落不到实处，口中喃喃道：“……见上一面……呵，将死之人，有什么可见的……”

“公子，你要是不愿告诉他，那么夏儿去！我不能看着公子您这样……”

“不行！”突然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叶晨一把抓住夏儿将要抽离的手，似乎眼睛看不清楚，碰到之后便紧紧的抓着不肯稍放，那双眼睛分明连夏儿的脸也看不清，却还是直直的看向她，虚弱的声音夹带着喘息，却不容置喙：“不许去！……他若是……知道我此刻情形，定然……会即刻出京……如今京中形势，不容有失……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保他所图所谋万无一失……不能因为我……”

叶晨有些激动起来，竟试图撑起自己的身体，然而只离床寸许便又颓然倒下，夏儿吓了一大跳，赶紧上前扶住，他顺势紧紧扯住她的衣袖，漆黑的双眸竟是自他昏迷期未有过的清明，“你且当我早已死在那莫北战场之上……如今拖着这具残躯，不过为了了却一桩心事……倘若幸能如愿……那便是我叶晨向苍天偷来的福分……若是不成……若是不成……”他突然放开了夏儿的衣袖，仿佛徒然间耗尽了最后攒起的那一点力气，颓然瘫靠在夏儿怀里。

叶晨胸口虚弱却急促地起伏着，惨白如纸的脸加上浮上些不正常的潮红，他茫然地看着车顶，视线又变得涣散，仿佛刚才的那一段话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生命力，只是机械地低喃道：“……若是不成……那便是……命……”

夏儿看着他闭上眼睛又昏睡过去，眼中神情复杂。

软塌上的人已经又昏昏沉沉的睡去，似乎睡梦中也不甚安稳，双眉紧蹙着，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上始终蒙着一层灰黯之气。

夏儿跪坐在榻边，不敢再看那张毫无生气的面孔，再也忍耐不得，捂着嘴低低的抽泣。那是她伺候服侍了半辈子的人，是她誓要照顾一生一世的人，是她今生最爱重的人，是她的公子。从叶青到叶晨，她见过他的恣意不羁，他的风华狂傲，也见过他的失意愁苦，他的隐忍内敛，可无论怎样变迁，他始终是活生生的，然而如今这个躺在病榻之上，几无半点生气的人，她根本无法相信这是她的公子。

随行的老军医坐在榻旁，见此情景亦是心中悲凉，经此大战，相处数月，他自是见识到这人的才华风骨，倾佩于他这般年岁便有的智计和城府，而那一腔战意和执着，更连他这随军几十年的老人都难以不为之动容，是怎样的信念，才能撑着那样病弱的身体，打下那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又是怎样的执着，才使得这人拼着最后一息也要苦苦煎熬？

“大人这是撑着最后一口气，要回去见陛下最后一面呐……”秦全已是再也说不下去，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当初是苏誉放心不下，要将自己身边的贴身内侍放在叶晨身边照顾，叶晨已有夏儿随行，因而本是拒绝，然而拗不过皇帝的坚持，终于还是带上了秦全。这一路走来，秦全震惊的发现叶晨早已身染重疾，本欲回报苏誉，却被叶晨坚决拦下，如今，已经发展到这般田地，就是想回报也已经太晚了。

身为苏誉身边的大总管，皇帝和叶丞相之间的关系，旁人不知，秦全却是一清二楚，看着他们一路走来，对于这二人之间的感情，他除了心酸感慨，便是衷心祈求着能够顺顺利利终成正果，然而哪里料得到，兜兜转转一大圈，到头来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秦全甚至不敢想象，苏誉最终得知真相会有怎样的反应，当他看到叶丞相这般形容回到颢京会有怎样的反应，而如果，他赶不及见叶丞相的最后一面……

秦全慌忙地摇了摇头，这种假设连光是想一想都让他心惊。

这一日八月十五，先行的车队终究还是没能在中秋之前赶到颢京。

这天中午叶晨从连续几天的昏睡中清醒过来，还难得的精神不错。不乐意一直在榻上躺着，连着睡了几天都没动一下，身上都酸疼得紧，于是便让夏儿给在身后垫了好几个靠枕，又拿了厚实的绒衣裹好，于是斜靠在榻上，安静的看着夏儿忙碌，听她说一些自己昏睡的时候发生的趣事。

就这样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傍晚的时候，魏军医送来汤药，夏儿伺候着叶晨喝了药又吃了一小碗素粥，便想着安顿他歇下了。照理说坐了一下午，按着叶晨现下的身体，其实早就应该累了，但是他偏就不愿睡下，坚持着再坐一会。

叶晨的身体已经虚弱得无力支撑自己，只有半靠在夏儿怀子，才不至于滑下去。

“夏儿，”叶晨轻声说道，长久不说话使得他的声音有些干涩，“去把窗子打开。”

“公子，外头风大，您的身体受不住，而且这大晚上的，外头有什么可看的，您要开窗做什么？”夏儿帮叶青掖了掖被角，随口说着，并没有打算照做的样子。

“去打开吧，就开一点，不碍事的，我想看看，咳咳……”叶晨却是很坚持，一时说了不少话，便又是一阵急咳，夏儿赶紧拍抚他的胸口帮他顺气，倒是被他轻轻拍了拍手背给制止了，“不碍事，咳咳……”待气息平复了些，叶晨还是坚持道：“咳咳，打开吧，今晚是十五啊，外头应是月盈了吧，我想看看。”

夏儿本还想拒绝，却在对上那双漆黑的深眸时再说不出话来，由于方才的一阵咳嗽，此时这双深邃的眼眸中似盛了点点星光，只是那眼神，夏儿看不懂，却知道那眼神撞入视线时心底的那阵酸楚叫做心痛。虽然明知道公子的要求对他的身体无益，却怎样也再说不出拒绝的话来，那又如何呢，都已是到了这个地步，连这样小小的要求却也不能实现么……

夏儿不再多话，转身从小柜里取出加厚的貂绒披风，小心的为叶晨裹在身上，一切整理妥当了才去将马车的窗户从上面开了一小半，从叶晨的角度倒是正好能看到月亮。

今夜的月亮圆了，却还没到最圆的时候，难得的是天朗无云，一轮圆月便将银色的月光洒将下来，似乎夜也不是那么黑沉了。

叶晨靠在夏儿怀里，出神地看着窗外的那一轮圆月，安静得好像睡着了一样。

“夏儿，”耳边突然响起叶晨轻弱的声音，夏儿稍微俯下身，就听他接着说道：“他此时是否也在看着这轮圆月呢？该是在看着的吧，怎么说也是中秋……”后面的话更小声了，仿佛只是在呢喃：“这样很好，看着的是同一个月亮，就好像，人也在一处一样……”

夏儿突然便觉得鼻头有些泛酸，想说一句“陛下必定也在看着月亮想念您呢”，却不知怎的哽住了说不不来，这时候就听到叶晨又缓缓的说道：

“夏儿，你说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太过贪心了呢……”虽然叫着夏儿，却也不知道这话究竟是对着旁人还是对着自己说的，只是叶晨一脸平静的看着窗外的月亮，又似乎只随口说这些不过大脑的话，“其实，早在出征之前，我便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所有的准备，都是为着我不在了以后的朝局筹谋，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备着我这一仗，只有离时，却无归期……”他说得很慢，语气也平静得出奇，然而在夏儿听来已是说不出的心惊，她似乎可以想见他此刻的心情，却不明白他是如何这样平静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这时候，叶晨脸上慢慢的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却极温柔，竟是比那从窗外泻进来月光更加缱绻，“在临别前的那天晚上，我把自己最后能给他的，完完全全的都给了他，当时便是想着，既然这一别便再无相见之日，总不好教他到底还留着什么遗憾才是……”说着，他兀自又笑起来，然而这一笑却已是缱绻尽祛，只余哀伤，依旧是平静的面容，只那一双如墨的黑眸，其中的伤痛与不舍，亦如墨般浓稠。

“可是为什么呢，”苍白的嘴角微微牵出一丝苦笑，“既然早己料到了结局，才做下了之前那么多的安排……分明早就知道会是这般结局的，早就知道的……可是……”叶晨的情绪似乎有些失控，连气息也急促起来，夏儿一惊，连忙就要俯身查看，却突然被他一把紧紧的揪住了袖口，手上没有力气，却还那样拼命的揪着，本就没有血色的手背这时候惨白得近乎透明。

夏儿慌忙看向叶晨，却在对上他的双眼时怔住了，她从来没有从这个男人的脸上见到过这样的神情，哪怕是在他最失意最痛苦的那段被幽禁的时期，这个男人从出生的最初起，就注定了一世的孤傲和强势，他不会向任何人事低头，甚至天命、生死，亦不能让他就范。然而此刻，她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样哀伤绝望的眼神，那样疯狂的无助，那样卑微的乞求，她甚至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跟随了二十几年的公子。

叶晨似乎极度疲惫的闭上眼睛，掩去了那满眼的狼狈，却是无论如何也掩不掉那些疯狂滋长的痛楚，再开口时声音已经喑哑得难以辨认，似乎没说一个字都会令他难以呼吸，可他却仍是拼命的想要说话，仿佛如果那些话不说出来，那具早已经虚弱不堪的身体就再也无力承受它们的重量。

“可是为什么，我好想再见他一面，好想再见他最后一面，哪怕一眼也好……夏儿，夏儿，我是不是太贪心了，明明知道结果的，却还是不甘心……”叶晨的声音已经有些断断续续，胸口的窒闷让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无比艰难，可他却像是着了魔般不肯停下，“……我害怕了，夏儿，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我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畏惧生死，可是现在，我害怕，我害怕啊，夏儿，我真的好怕，我怕自己要是撑不下去，怕我最终仍是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我……我怕……”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越来越急促的喘息让他的声音无以为继，攥着夏儿袖口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着。

夏儿下意识用双手紧紧的握住那一只修长冰冷的手，只觉得那只原本线条柔和的手，如今已经骨骼嶙峋。

叶晨喘了好一会才稍微平息下来，苍白的额头上已经布了密密的一层细汗，再睁开眼时，他的情绪似乎平静了许多，只是那些遍布眼中的淡红血丝仍不依不饶的泄露了他的脆弱和无助。他又转眼看向窗外的月亮，视线却又似乎根本没有落在任何地方，仿佛只是看着一片虚无出神。

“……我贪心了一辈子，总是去肖想那些自己不配拥有的东西，所以到头来，那些我痴心妄想的东西，我一件也没有得到……”他轻轻扯了扯唇角，不够形成笑容，却已经足够嘲讽，“我是真的以为自己已经学乖了，不再贪心了，可现在，我却又开始贪心，我忍不住的在想，或许，我这条命真的可以撑着回到颢京，可以撑到再跟他见上一面，或许，我甚至还能再跟他说上两三句话……呵呵……”他低低的笑起来，眼角却有些光亮在闪动，“可我又想，既然曾经所有的那些贪心妄想都成了泡影，那么这一回的，又为什么就会实现呢……”

“会的！”夏儿终于再也忍耐不住，那两个字几乎是先于意识的冲口而出，她盯着叶晨有些怔忪的眼睛，无比认真的说道：“会实现的，公子您一定能回到颢京，一定能见到陛下，因为这些都不是痴心妄想，不是连魏军医都说公子您这几日见着，气色比之前好么？您一定要放宽心呐，可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了。”

“呵呵，是吗……”叶晨很轻的笑了一下，慢慢松开了夏儿大袖口，手指有些发酸，他轻轻试着动了动，然后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有些恍神，“……我只求这最后一件，其他所有的那些，痴念也好，贪心也罢，我统统都不要了，只这最后一件，哪怕真是妄想，我也要挣上一回，纵使敌不过天命，也要……挣上一回……”

夏儿搂着叶晨，看着他渐渐因体力不支而又昏睡过去，静静的凝视着那张被深深镌刻在心里的面容，这张脸此刻那么苍白，那么安静，似乎不久前的那些激烈的情绪都不过是她自己幻想出来的。手不由自主的便抚上那张苍白的脸，小心翼翼的拂开额前的碎发，纤细的指尖轻柔而缓慢的细细描摹着那张脸的轮廓，一分一毫也不愿错过。

隽秀的眉宇，狭长的眼睛，俊挺的鼻梁，柔润的薄唇……很是端方温润的一张脸，尽管没有特别出挑的地方，可就是配上这么一个人，他的一颦一笑便都使得这并不格外出众的面容显得极为魅惑，叫人过目难忘。

夏儿有时候回想，即使公子的形容普通到令人过眼即忘，自己也是一辈子忘不掉的，这是她此生最爱重的人，也是她如今唯一的亲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要永远的离开了。怎么可能不伤悲呢，她简直伤悲得几乎崩溃，可是，比起公子来，这点伤悲到底又成了不算什么的东西。她看着公子一路荆棘的走来，所有的伤痛和怨愤、感动和喜悦，她纵然没有资格参与，却也感同身受。她知道公子心中所想所念，也从不奢求他能多看自己一眼，只要能一直待在他身边，照顾他的生活，她就已经心满意足，只不过……恐怕这样简单的愿望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不过其实夏儿也并不十分绝望，她知道即使公子不在了，自己还是能够去为他守墓的，这样终归也还是待在他身边，直到自己也老去，最终离开尘世。

叶晨终究还是受了风寒，于是这一昏睡便是一直都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魏军医终日只能不停的摇头，对于叶晨的身体状况，他似乎也已经无能为力。

“大人的身子，估计……”老医者黯然地摇了摇头，“也就这两天了。”

## 此生无憾，唯伤离别

这几日，夏儿总是习惯性的往回京的路上张望，随行的护卫见了，知道她心中焦急，便也会出言安慰。

叶晨在军中积威甚重，亦深受将士们爱戴，他虽然不能武功，但兵法谋略、机变智计，运筹于帷幄，无人能出其右，再者他行事周密，处事治军颇有手段，虽然人看上去文弱，行事气度确实彪悍狠辣，举手投足间的风采气派，那种仿佛是从骨髓里带出来杀伐之气，甚至让不少老将都觉得那必是曾经马上驰骋过的铁血男儿。军中原本有些不符他年轻文弱的老将和刺头，在见识过叶晨的能耐之后，最后也都甘愿臣服。如今看到这样一个风华绝代的人物，只能每日昏睡榻上，靠着无数的汤药吊着性命，他们这些沙场上来去惯了的热血汉子，都不免心生悲叹。

所以看到叶晨身边的贴身女婢忧心焦躁，便都不由的出言安慰：

“夏姑娘莫要太过忧心了，以咱们现下的速度，入冬之前定是能回到颢京的。”

“是啊，夏姑娘便是再心急，从这里往前，也是望不到颢京的城墙的。”

“谢谢各位大哥关心了，”夏儿谦婉的道谢，眼睛却还是望着前路，“我只是担心我家公子的身子……”

“大人吉人自有天相，定会好起来的。”

“是啊，在下从军数十年，什么样的硬汉没见过，却也从没见过大人那般心志坚忍的，那样的人物哪有那么容易倒下的。”

……

夏儿自是知道众人好意，但公子的身体状况，只有她在内的寥寥几人清楚，虽是好言好语的听在耳里，心中却是更觉得酸楚难耐。

虽然魏军医想尽了办法为叶晨保住气脉，甚至不惜下了猛药，然而叶晨的身体还是在以看得见的速度迅速虚弱下去，即使有时短暂的清醒过来，眼睛也已经不怎么看得见了，后来便开始咳血，甚至有一次突然就没了脉搏，吓得夏儿几乎崩溃。后来被魏军医施针放血下了狠药，才将他又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但从那之后，夏儿望着回京前路的次数更加频繁起来。

魏军医已经不再下任何诊断结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躺在榻上的男人随时都可能停止呼吸，如今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做徒劳的拖延，而这种拖延还能做多久，没有人知道，因为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就算是当即快马疾行，要回到颢京也还须五日，现在已经没有人还抱着侥幸，觉得榻上昏迷着的男人能活着回到颢京了，大家只是在等，在等那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马上就到到来的终结。

这一天，天气难得的晴好，夏儿照常在马车里整理，听到那声“夏儿”的轻唤时，她刚给碳炉换上新碳，正在用魏军医配好的草药熏蒸车厢。

夏儿本能般的回过头，就看见叶晨正微微偏过头，静静的看着她，见到她回头，便轻轻露出一抹浅淡的微笑，又唤了一声：“夏儿。”

“公子。”夏儿赶紧走到榻前，不知为何，她的手不受控制地轻颤，公子醒了，本该是值得高兴的事，可她却感到心慌，前所未有的心慌，就在她看到公子露出那抹微笑的瞬间，她甚至下意识的想要闭上眼睛，她排斥这样的好转，突如其来得就如同……回光返照。

“夏儿，”根本没去理会夏儿的反常，叶晨声音平静的道：“让他们把车停下来吧。”

“停下来？为什么？”夏儿一惊，心脏不自觉地缩紧，“今天天气很好，马车走得比往日都要快啊。”

“没关系，让他们停下来吧。”叶晨的声音很温和，但语气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持，他不会再说第三遍，事情必须按他说的做。

夏儿几乎是神魂不属的下了马车，那种心慌即使在远离了马车之后仍然没有半点平复。她找到负责车队领队的少将左楠，跟他传达了叶晨的命令，虽然也觉得疑惑，但毕竟是军人出身，又曾被叶晨的军纪调教，对他的命令无条件执行。

原本雷打不动日夜兼程的车队突然之间停了下来，众人都很是疑惑，魏军医以为是叶晨突然出了状况，连鞋也没来得及穿好便匆匆跑了过来，见夏儿正要返回车上，便急忙过来询问。

“夏儿姑娘，可是大人的病情……”

“不是，公子他刚刚醒了，而且……精神很好。”

魏军医的脸色变了变，似乎也感觉到什么，却没再说话。夏儿见他无话，便行了个礼，反身回了车上。

见到夏儿回来，叶晨微笑道：“你不是说今天天气很好么，我想出去透透气，在这车里闷得久了，浑身都不自在。”

这回夏儿没再反对，当即开始着手准备，去除加厚的绒衣、毛毯和靠枕，然后命人去取来了事先备好的轮椅。

叶晨被左楠从马车上抱下来，坐进垫了厚厚一层貂皮的轮椅，让夏儿推着他到了一处离车队较远、阳光暖融的空地上，其他人被命令留在原处，自行休息。

叶晨安静的坐在轮椅里，阳光照射在他身上，似乎给他的周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他闭着眼睛，浓密纤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仿佛美丽却脆弱的蝴蝶。

夏儿大目光又不由自主的移到了通往颢京的官道上，口中似在呢喃：“公子，为什么不继续走了呢？或许再有两日，或许一日……”

“没有或许了……”叶晨轻声打断了夏儿的话，他慢慢的睁开眼睛，深邃的黑眸中幽光流转，或许哀伤，却也已经淡然，“还没到邵裕关吧，就算立即骑上快马，也还得两日才能回到颢京，更何况是车队。就算真如你所说仅需再有一两日，我也是不成啦。”他微笑起来，似乎心情难得的平静安宁。

“怎会不成？明明都已经坚持了那么久，马上就要……”夏儿突然哽住了，她不知道该怎么把话接下去，因为她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再多一刻，那也是偷来的时间，他们每个人早就开始为那一刻准备着，或许原本就没有什么“马上就要”。

“呵呵，夏儿啊，到底是离开太和宫久了，竟是连太和宫有占星卜命之能都忘记了么？”叶晨似乎有些疲倦，又合上了眼睛，只是唇角仍然带着笑意，“……就在今日了……就算回不到颢京，我总还是要最后再晒晒太阳的，有这样好的天气，老天待我不薄。”

夏儿张了张嘴，却已经说不出话来，她明白的，就在今日了……

日光晴好，微风和煦，叶晨安静的坐在轮椅里，像是睡着了一样。这种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夜色已经渐渐笼罩下来，不显得阴诡，倒有一种难言的宁静。

夏儿一直安静地陪在一旁，只看着叶晨的睡颜，仿佛要将那张脸深深的刻进脑海里。

这时候，一直一动不动的男人突然轻启了薄唇，声音轻得如同夜里扶过草尖的微风，“终于还是一场妄想啊……”他轻轻的笑了笑，似乎只是在对自己说着：“没关系……没关系，这不是原本就预计到的结果么，没有任何超出预料的，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夜色渐渐浓了，男人安静的坐在轮椅里，仿佛要融进夜色中一般，夏儿不知为何突然就觉得，公子好像随时都会消失一样，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留住他。

夜风拂动着叶晨额前的碎发，那张苍白的面容显出些脆弱来，但此时却也显得极其平静。他闭着眼睛，静静的听着耳边微微的风声和时不常响起的几声虫鸣，他想，自己这一生终于还是要走到尽头了，不太愿意再多去回顾什么，所有那些过去的，无论是喜是悲，是成是败，终究都成了过眼云烟，那些他曾经怎么也想不通、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的，那些他曾经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东西，现在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原来，有些自己认为的执着，到头来也不过如此，不是人心善变，而是终究没有明白什么才是自己身正想要的。

而如今，当叶晨的心真正再也生不出波澜的时候，唯一出现在脑海里的，却竟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甚至连相貌也看不清楚。他一时辨不出那个身影是谁，想了半天也不得要领，索性也就不再想了，终归在最后也不是自己一个人，他到底还是满意的。其实，这样也很好，已经很好。

这样很好……

草丛里的虫鸣声似乎有些变调，仔细听着又貌似是夹杂了什么别的声音，再听听却又发现那是从远处传过来的，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声音，是马蹄声。

叶晨的心脏似乎很轻微的颤了颤，又似乎并没有什么动静，他觉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开口问：“夏儿，我好像……听到马蹄声……”

没有回应，叶晨想，是自己太虚弱，声音太小了，夏儿怕是没有听到，于是慢慢睁开眼睛，正好对着回京官道的方向。夜色本就黯沉，他的视线也早就不清晰了，模模糊糊间只看到远处的官道上，圆圆的一个黑点由远及近，逐渐看出是个人打马而来。

叶晨在心里“哦”了一声，原来是真有人在骑马，该是路过的旅人，他很疲惫，本该再闭目休息，却不知为何眼睛偏就是闭不上，只直直朝向那个黑影，片刻不离。

他本以为那人骑着马很快就要跑过去了，却眼睁睁的看着那马朝自己的方向奔了过来，最后在里他十来米的地方听了下来。那人似乎急得狠了，马被催得太快，哪怕是已经到了近头也不曾稍减速度，随意最后勒住马缰的时候，那马儿前蹄高扬，身子几乎和地面成了垂直，那嘶鸣声也震耳欲聋。只是叶晨完全没注意到这些，他的目光始终不受控制的追随着马背上的那个身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那个人还不等马儿完全停稳，便利落地翻身下马，动作看起来急迫非常，然而等真正下了马来，却又突然之间停住一动不动了，仿佛双腿被钉在地上一样，他面朝着叶晨，却也看不见他是否正看着他。

就这样过了不知道多久，于叶晨来说，他现在不太能感知时间，他只是固执地望着那个身影，固执的眼睛都不眨一下，似乎是想要认出他来，又似乎只是在发呆。真的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叶晨薄薄的两片嘴唇轻轻的开合了一下，似乎吐出了两个字，但声音估计小的连他自己都没来得及听见就化进风里了。

“……小誉……”

仿佛骤然被触动了开关，叶晨只看到那个身影突然间动了，却根本没看清他是怎么动的，又是怎么就到了自己跟前，他甚至连反应的事件都没有，就已经被卷进了一个带着夜间的寒凉，却又炙热的如同火焰的怀抱。

叶晨下意识的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又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他觉得自己的所有感官都同时失灵了，他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也感觉不到，但他就是知道那个人搂得他很紧，那样紧，似乎还带着神经质的颤抖，那人将脸埋在他的颈间，深深地呼吸他的味道，他感觉不到，却就是知道那灼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颈间，烫得几乎灼伤了他的皮肤。

叶晨没有时间的概念，却渐渐的放松了身体，一口气长长的呼出，终于又轻轻的合上了眼睛。下一秒，他就被人整个打横抱了起来，再回神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被放在了马车内的软榻上，身上的狐裘被换成了紧紧裹着的被褥。

他没有睁开眼睛，不知是因为太过疲惫，是因为刚从外面的黑暗中回来而不适应车里的光亮，还是因为……不敢。

细碎而温柔的亲吻就这样落下来，眉梢、眼角、脸颊、下巴……最后落在了那两片苍白的薄唇上，轻柔地辗转，缠绵地舔舐，每一下，都说不出的悱恻旖旎。如此许久，那人似乎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浅吻，他伸出舌头，毫不费劲就顶入了男人被舔得湿润柔软的嘴唇，在温暖的口腔中肆意翻搅，尝遍了每一寸土地，然后他越来越不满足，越来越凶猛狂躁，纠缠着那口腔中的另一节软舌，让它无论如何也逃脱不得。

那是个近乎痴狂的吻，夹带着无以名状的惶恐和哀凉、愤怒和绝望，仿佛燎原的大火，要将两个人都焚噬殆尽。

根本用不了多久，叶晨就已经被吻得喘不上起来，无法咽下的津液沿着唇角流到衣领上，他的眼角都泛上湿润，原本毫无血色的脸颊竟是浮上些潮红。

叶晨本就虚弱已极，被那么不管不顾的一通亲吻，当真快要提不上气来，他难受的微微挣动，终于让欺在他身上的人从疯狂的状态中找回了理智，他似乎才想起怀里的人此刻的身体早已经经受不起他这样的蹂躏，他放开了他，让他能顾呼吸，却似乎想想又是不甘心，恶狠狠再一口咬上那人被他吻得红肿的唇，含糊的喃喃，声音抖得听不真切。

“叶晨，”两个字仿佛从牙根里挤出来，带着咬牙切齿般的狠劲，“你好狠的心肠……对我，你竟能做绝到这个地步，你竟然能绝到这个地步！……”

苏誉怎么回想到，度日如年的一年，他日日在宫中胆战心惊的盼着从漠北发回的战报，终于接到雍廷军大胜晔华军的消息，当他以为终于能够放下心中大石而满怀欣喜的等着那人回京，当他把宫里整得鸡飞狗跳只为筹措如何迎接那人回归，当他满脑满心的计划着等那人回来之后两人要一起做的种种事情的时候，竟然收到了那人病重难愈、不久人世的消息！

他已经记不清那时候的感觉了，他甚至不敢去回忆，那不过只会让他再死一次。

那个人，那个他心心念念，几乎恨不得掏了心肺出来的男人，他竟然瞒着他，就连这样的消息竟然也能瞒着他，他打算到什么时候才让他知道，等到他欢天喜地的领着百官出城相迎的时候吗？让他满心欢喜的最后迎来他的灵柩吗！他究竟是有多恨他，竟是连最后一面也不愿给他，最后一面也不给！

“叶晨，”苏誉的声音很轻很温柔，听来却叫人心下生寒，他一手慢慢的抚上叶晨白皙的脖颈，极其温柔的轻轻摩挲，“我简直恨不得掐死你！……叶晨，我真想杀了你，真该杀了你……小叔叔……”

苏誉感到身下的身体轻轻的颤了一下，眼神一黯，俯身吻上方才抚摸过的脖颈，伸出舌头轻轻舔舐，用鼻尖轻蹭那温热的肌肤，近乎贪婪地呼吸着那人的味道。

一直没有一点动静的叶晨突然慢慢的抬起一只手，动作很慢很艰难，却没有半点犹豫，他最后将手掌轻轻的覆在苏誉的后脑，手指轻动，感受着指腹下柔软的发丝。

“……你不该来的……”低沉的声音极低极慢地响起，仿佛耳边的呢喃，又好似一声百味杂陈的叹息。

苏誉身子一震，下一刻便再次吻住了那双薄唇……

“夏儿告诉我，你下了死令，不许任何人将你的病情上传京城，若有违者，按军法处置。夏儿无法，只得动用了你曾经被困晔华皇宫时用来联系老陈的特殊途径，再让老陈辗转给我报信。”苏誉这时候的声音平静，似乎已经平复了心情，只是一双跳动着灼灼火光的深眸一瞬不瞬的盯着榻上的男人。

“果然是她……”叶晨垂下眼帘，轻声叹道。

“所以那晚你才会愿意给我，对不对？”苏誉突然突兀地转了话题，但是他知道叶晨能听得懂，他的语气太过平静，以至于连叶晨也没办法从中听出他真实的情绪。

叶晨没有说话，却抬眼看着他，平静的注视着那双既火热又冰冷的眼睛。

苏誉被看得皱了皱眉，继续说道：“你很早就知道自己的病了吧，出征之前？我登基之前？或者更早？”他突然顿住了话音，似乎想到了什么般蓦然皱紧了眉头，本就因为连日不眠不休的赶路和近乎崩溃的心神而极度憔悴的脸徒然一片惨白，再开口时声音止不住地颤抖：“是那次牢狱之后，你出狱以后就大病了一场，就是从那个时候，对不对！”

苏誉连手都开始颤抖，根本控制不住，叶晨见他这样突然也慌了神，他艰难地动了动手，用一直被苏誉笼在掌心的手反握住他的手，喘息的开口道：“不是……陛下想多了……陛下是否还记得……十几年前的那场大火……那次之后……臣的身子……就已经毁了……”

“但若不是那一次，你本不止于此！”苏誉近乎低吼着打断了叶晨的话，他的胸口剧烈的起伏，脸色惨白比叶晨更甚，“……是我……是我！”

“不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竟然让叶晨爆发出一声低喝，但他也因此喘息不止，额头上迅速密布上一层细汗，皱着眉头显得异常痛苦。

苏誉吓了一跳，赶紧将他搂过来，轻拍他的后背为他顺气，“对不起，小叔叔，对不起，你不要激动，不要吓我！”

“……陛下……臣的病……不……不干陛下的事……”叶晨连喘气都感到疲惫，却还拼命要把话讲完。

“小叔叔……”苏誉把头脸埋在叶晨肩窝里，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叶晨听到耳边传来低低的抽泣声，肩头的那一方衣料渐渐便濡湿了。

堂堂雍廷王朝的君主，此时却哭得如同一个无助的孩童，他紧紧的抱着怀里的人，仿佛那是他世界里唯一的一段救命的浮木，那是他从小颠沛的人生里出现的第一道亮光，那样夺目的人，曾经稚弱时的他甚至不敢奢求能与他并肩而立，而后来，他竟然彻底拥有了他，从身到心，他给出了他能给的全部。可如今，他却要失去他了，甚至，是他自己亲手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那段牢狱中的折磨对叶晨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没有人能比苏誉更清楚，因为那是他亲手做下的，用他曾经深信不疑的叶青的罪孽，去惩罚和折磨叶晨的精神和身体。而那个男人，他全盘接受了，因为连他也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他从来没有因此怨恨过苏誉，他无比坦然的接受他给他带来的所有痛苦。

他一次次强调那不干他的事，可苏誉如何能够接受那样的说辞，那分明就是他的错，他当时怎么能那么残忍，他究竟是如何下得去手！明知道当初将叶晨就会来的时候，那人的身体就已经再经不得折腾，可是他竟然……

苏誉简直恨不得杀了自己，可是那人不会同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他，都是为了他……

蜡烛发出幽暗的光，灯影晃动。

叶晨疲惫的躺在榻上，却坚持睁着眼睛看着苏誉，他神色很平静，慢慢的说着想要最后让他知道的话。

“陛下，臣虽无缘得见这山河平定，四海升平，但臣始终想信，陛下乃天命帝星所归，终将还这苍生黎民一片清明盛世，臣，虽身死而无憾。”那双有些目光涣散的眼睛似复又得几分清明，隐约泪光之中是盈盈的温柔笑意。

叶晨此刻是满足的，因为正如他所说的，他确信苏誉终将成为千古一帝，成就万世锦绣江山，这是他推算出的卦象，亦是他此生最终的执念和救赎，便纵是无法亲眼得见，也终是无憾。

“臣唯一有憾、有愧、有怨之事，是无幸得偿陛下的一番情谊，臣虽心为陛下所属，奈何这副身躯容不得再多几年光景，终究只得辜负……”叶晨深深得看进苏誉的眼睛，千般柔情，万般无奈，最后化作一抹浅淡的笑意，“但臣却是感激上苍，我前尘罪孽太重，本只求穷尽余生之力偿还业债，哪怕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不再敢奢求其他。我叶晨今生何其有幸，不仅得以辅佐一代圣君，更得陛下你真心相待，我虽心中万感愧疚，始终不敢以此罪孽深重之身承你一片深情，但心中却是感激万千，只无颜表露。我何德何能，竟能的上苍如此眷顾，此生本就早已无憾，如今不久人世，却最后竟还能再见上陛下一面，臣真的再无所求。”

叶晨从未如此明白的对苏誉表露过心中感情，这一番话说下来，给苏誉带来的震撼无以言表，他已极辨不出，这番话是让他苦涩的心得到期盼已久的甜蜜，还是让他已经千疮百孔的心更加绝望。

苏誉坐到榻上，小心的将叶晨抱在怀里，让他靠在自己胸口，然后将头抵在他的肩头，在他的耳边轻轻的道：“别再叫我陛下，叫我小誉吧，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叫我小誉，好不好？”

“小誉。”叶晨疲惫的闭上眼睛，嘴角却带着笑，“……小誉……”

车里的蜡烛静静的燃了一夜，直到破晓才熄灭。

## 双帝相遇，轻言挑衅

“呵，你那捧在掌心里的叶丞相好生了不起啊，可是在我看来，现在的他连当年叶青的十之六七都不及，你可曾见过少年时叶青，我晔华过最年轻英武的士卿，我从未见过那般意气风发、桀骜不驯的人，那才是真正的绝代风华！他曾与我比肩而立，为我打江山、平内乱，他曾誓要永远追随于我，忠诚于我，我们曾是这世上最豪迈耀眼的君臣。而你呢，你那个时候还在穿开裆裤吧，小孩儿，你见过真正的叶青么，你以为现在的那个叶晨是真正的他吗，那不过是一句没有灵魂的躯壳，他立过誓要永生陪伴在我左右，所以他的灵魂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他只有回到我身边，才能重新找回他的灵魂！”

## 隔世再见，风流重归

“谢远，你曾经说过，叶晨不是叶青，他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不错，叶晨当然不是你晔华的士卿叶青，他是我的小叔叔，是我雍廷帝国的叶相，至于叶青，他不是被你亲手逼死的么，他早在八年前的那个夜晚葬身火海，就算失了灵魂，那也是被你亲手毁去的！”

“我记得你还曾问我，是否坚果真正的叶青，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年纪太幼，除了样貌并不记得其他，但是，你若问我是否见过真正的绝代风华，那么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我身边！”苏誉说着，身子微侧，让出一个身位，脸上不自觉地露出温柔得如同春水般的笑意，“小叔叔，你在后面听了那么久，不过来见见故人么？”

从苏誉身后缓步走出一个人，身形修长挺拔，一头乌黑长发如同墨缎垂至腰间。

“叶清？”当看到那张无比熟悉的面容，谢远下意识往前迈了一步，但当那个人完全步如视野，他似乎瞬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定在原地，再难迈出半分，而视线，也再难从那人身上移开分毫。

那人长身玉立，一头如墨长发随风轻摆，端正却并不惊艳的容貌却显出一种惑人的冶艳，一双点漆般的黑眸深邃凌厉，整个人带着一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桀骜与不羁，就如同生于暗河畔的罂粟。

就在这时，那人唇角微扬，露出一个并不明显的微笑，甚至很多人都不曾注意到，但那一瞬间，谢远却猛然一阵心悸，那不是叶清，不是叶晨，甚至，那也不完全是当年的叶青！

同样的身形容貌，同样的桀骜恣意，同样的风华绝代，但相比于那时少年的轻狂，眼前的这个已经难过而立却容貌依旧的男人，流露出的更多是一种岁月沉淀出的淡然和时光凝练出的内敛，那前半生经历的种种，或悲或喜，似乎只凝聚成了他眼角几道不明显的细纹，再难在他身上找出其他痕迹。

“你扼杀了他的信仰和希望，而我，找回了他的灵魂，这就是你我之间的不同，也是他最终选择了我的原因。”

时间线：

->叶青和叶清出生太和宫

->叶清被作为叶青隐体在胎儿时便被用药，生下后先天不足，叶青被作为太和宫本代宫主培养

->叶青少年神童，束发之年已有经世之才

->太和宫历代支持晔华，宁逆天命，将叶青送入晔华皇宫辅佐太子谢远

->叶青亦算出天命帝星落于雍廷，但自小所受灌输外加少年轻狂，他誓要助谢远夺取天下，统一六国

->苏誉幼年时与叶青有一面之缘

->四年间，叶青助谢远铲除异己，踏白骨登上帝位，又亲帅兵助其吞灭临近两国，使晔华成为大陆第一强国

->谢远钟情叶青，为他不顾朝臣反对，拒婚国内第一王袭世家，半逼半诱令其委身于己，叶青本就对其有情，又心觉愧疚，终是脱离君臣之轨

->谢远生性残暴，即位后两年，行文字狱，诛杀异己株连太广，连年征战适逢大旱，百姓走投无路受邪教蛊惑起义，镇压之后不顾叶青只诛领头之人而令盲从百姓归乡重事生产的提议，诛杀所有参与人等，叶青本非心慈手软之人，但如此几年也觉心寒，从此君臣离心

->谢远发觉叶青待己态度越发恭敬疏离，又受朝中不愤叶青的利益集团挑拨，一方面担忧叶青离去，一方面也忌其功高盖主，于是夺其权，消其势

->谢远与青渊联姻，娶其公主，国婚之夜叶青百无聊赖提前离席，一壶清酒漫步雪夜长街，两串糖葫芦与乞儿分食，路边小摊独享一碗云吞，凌晨回宫撞见谢远等在房中，竟是洞房之后就来寻他，威逼之下再行苟且

->雍廷遣苏誉及其亲姐为质，叶青知其为帝星所归，化名叶晨暗中照料，帮其躲避暗杀算计，少年苏誉对其信任依赖有加

->一年后，谢远获知叶青暗中接触苏誉，大为震怒，接受献策要已奸细之名诛杀苏誉及随行众人，故意令叶青执笔撰写罪状及诛杀谕令，叶青为保苏誉性命，毫无犹豫接下皇命，并主动请缨前往执行，谢远大悦

->诛杀当夜叶青亲自带人血洗质子府，并暗中以叶晨身份护送苏誉逃出，并将其护送到拥护雍廷的江湖人士手中，却没能同时救出苏誉唯一亲姐

->叶青早已被朝堂暗涌、君心猜忌磨去当年棱角，甚少过问朝中之事，外人之道当年荣宠一身盛极一时的叶相终于还是被帝君厌弃，谢远也有耳闻，却故意放任，虽遗憾叶青当年风姿不再，但也只愿将他捆放身侧，只要他安心伴随

->三年之后，谢远出兵远征姜芜，叶青虽认为时机未到，但无实权在身无以抗衡朝中主战势力，谢远不顾叶青反对御驾亲征，叶青只得同往，久攻不下，雍廷联合青渊段其粮草，腹背受敌恐将有倾国之危，早已多年不献策出谋的叶青终不忍国破，献计助其破城，攻入颢京后谢远下令屠城，叶青苦劝无果，赶赴阻止却亲眼见得数万无辜百姓惨死刀下，罪孽已铸，他夜夜不得安眠，终大病一场，谢远衣不解带，悉心照料，叶青只不言不语

->叶青心灰意冷，自请辞官离宫，谢远准其免去官职却强留其于宫中，叶青不愤谢远所为，动用太和宫势力欲逃离宫廷，岂知谢远早在他身边不下暗桩，形势败露，谢远雷霆震怒，一怒之下又受人挑拨，终不顾多年拥护，出兵血洗太和宫，叶青惊闻变故当场吐血晕厥

->谢远惊痛叶青病重，好言劝慰，但是时叶青已经彻底心死，不欲再与其多说一字，谢远无奈，只得软禁叶青，除拜见帝王外不得与任何外人接触

->是时苏誉在江湖人士协助之下已开拓出一番江湖势力，准备以此归国夺权

->叶青知道自己逆天而为实是大错特错，如今山河动荡，民不聊生，其中究竟有多少自己铸下的罪孽，心灰意冷之际偶然得知一股江湖正在行大道救世之举，叶青心知那是苏誉，辗转苦思之后终是下定决心以手中留下的暗线联系到当年那位江湖人士老陈，欲投靠苏誉

->事情败露，谢远得知当年叶青私放苏誉，如今又想投奔苏誉离开自己，一时怒火中烧失去理智，屠尽与叶青接触过之人，羁押叶青，废其武功，对其强行施暴施虐，逼其说出苏誉下落，但叶青终一言不发

->青渊后妃欲借此事暗杀叶青，假传圣旨赐其毒酒，叶青不从，暗自动用太和宫禁术，逆转经脉激发潜能，杀出一条血路，谢远赶到，欲劝回叶青，但此时他已是强弩之末命不久矣，只欲逃离这黑暗宫廷，运用最后一点功力飞身而起，终于力竭跌入火海，谢远眼见一切却来不及阻止，目眶欲裂，当场喷出一口热血

->苏誉本满心欢喜等待叶晨来投，惊闻变故，不顾阻拦一意亲自带人前往营救，正撞见叶青深陷火海，急忙用密道将其救出，在江湖神医的抢救治下终于拣回命来，但由于身体大面积烧伤，终于只得彻底改换容貌，声带也遭重创，温润低沉嗓音从此喑哑

->叶晨康复之后，苏誉拜请其跟随归国，辅佐自己登上皇位、一统六国，叶晨本不欲再入朝堂、再涉天下纷争，但苏誉终以黎民苍生说服了他

->谢远思念叶青成狂，无意中得知叶青有一隐体叶清，便命人千辛万苦将人寻来，却发现是一痴儿，但形貌之像竟是难辨真假，实难抗拒心中愧悔绝望，谢远将叶清当成禁脔囚于身边

->其后六年，苏誉在叶晨的辅佐之下励精图治，终于登顶帝位，吞并青渊、姜芜，使雍廷成为不下于晔华的大国，自此天下两国并立

->经年相伴，尽心辅佐，苏誉对叶晨渐生深沉爱恋，多般试探却总遭回绝，叶晨其实也对少年帝王暗生情愫，但介怀于自己身负罪业和当年质子馆惨案，深知自己和苏誉之间隔着血海深仇，一直无法将真相告知，只能尽心辅佐，并六年来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秘密被揭开，当代着苏誉对自己的惩罚

->谢远终于发现叶青竟然没死，而是化名叶晨成了雍廷丞相，惊喜愤怒交加，得知苏誉实则不知叶晨真实身份，命人设计将真相透露与他，苏誉始知当年血洗质子馆、杀害亲姐的凶手竟然是自己深爱之人，惊痛震怒之余是更深重的哀伤，不知该如何恨，亦不知该如何爱

->苏誉将叶晨囚禁，并用各种手段折辱折磨于他，却始终不忍真的伤害他，当最后得知当年叶青实则为了保下自己性命而不得已为之，苏誉终于惊悔之余放下心结

->六年前逆转静脉已使叶晨身体大受损伤，又被苏誉囚禁一番，身心俱受煎熬，大病一场之后便知自己时日无多，但为了不使苏誉忧心分神，他严令之情人对其保密，并用药物吊命

->终于迎来两国大战，叶晨自请挂帅出征，他自知此去或许再无返还之日，出战前夜终将自己完全交付与苏誉

->雍廷大军终于在叶晨率领之下打败晔华，叶晨拼着最后一口气射落王旗，谢远重伤，领残兵逃回晔华，叶晨强撑到军帐，终于咳血昏迷

->濒死之际叶晨终于回到雍廷，最后苏誉守在床边与之话别，叶晨死后举国哀悼，苏誉守灵七日，不吃、不喝、不眠、不朝，之后竟不顾所有朝臣反对，以异姓王之规格将叶晨葬入皇陵，此后励精图治，誓要实现叶晨遗愿，统一六国，还天下清明

->叶清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有了叶晨的记忆，这时他才知道隐体的作用究竟为何，于是趁着谢远伤重未愈，设计逃出宫廷

->苏誉不顾朝臣、太后劝说，执意空置后宫，决心终身不娶，太后无奈之下只能允许他过继了族中一名三岁稚子

->江湖中突然崛起了一股力量，明里暗里帮助雍廷吞并晔华，幕后首领行事作风领苏誉感到极为熟悉，愿引为知己，那人却始终只派中间人与雍廷接洽，只道天下一统之日必将亲自拜见帝君

->天下终于一统，苏誉兴高采烈去见那位江湖领袖，欲拜其为丞相，见面看到一张熟悉面孔，竟是毁容前的叶晨，两人终于重逢